

# 磨坊：曾经家家户户都有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磨坊，曾经家家户户皆有，一般都在厢房，东厢里除了农具就是一盘磨，可大可小，上下两片，收获的粮食必须深加工才能做饭，磨坊(房)就应运而生，老烟台堪称“遍地磨坊”。

最初是家庭磨坊，工人是妇女和孩子，男人是很少光临磨坊的。最轻佻的男人，定都也就是逗留在磨坊门口，装着无事徜徉，图谋一睹卸磨归去的靓女风采。别说，从磨坊出来的少妇，蒙上一层面粉，恰如搽了薄粉，为面庞增加了白皙，煞是好看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，孩子10岁开始推磨比比皆是。近年见有人说昔日的孩子放学之后，好像只有嬉戏，童年充满了欢乐，其实大谬不然。那是有“进项”的

人家，可以到粮店里买成品质，没钱的人家得自己推，哪个孩子不打仗？推不多时候就头昏眼花，让大人扶出了磨房，好长时间找不到东西南北。

街里的磨坊多在胡同口的“闲房子”里，由热心社会的公益人士独资或者集资建成，一段时间之后，也由他们找人整磨(即加深纹理)，很像乡村中村口的碾，都是社会和谐载体。人们拿了粮食来，轮流用磨，没人收费，也无人管理，你推我让，谁急着下锅，谁就先用，用完了看下一家加工什么粮食，如果跟自家相同，决没人打扫磨底；相反，则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予人方便，以免混淆。久之，这磨、这碾都不知道谁家的了，成为一种公共设施。

当然，后来磨坊主应运而生，商家不会忽略这一商机，民以食为天嘛，每条马路上都涌现了粮店。前店后厂，柜台上各种五谷杂粮，各色精粗面粉任客挑选，后面则是作坊，磨在工人的汗水中转动。再后来就出现了磨面机，烟台人叫“钢磨”。



粮店的面粉是上斤称的，或者论斤卖的，直到出现一个“瑞丰”面粉公司，才有了“风帆”牌的袋装面粉，每袋44斤，比解放后的“81粉”(即100斤麦子出81斤面)还白。

烟台的磨坊“腿”很长，远走东北，在那里主宰了粮食市场。莱州有个张廷阁，他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，捐了一架飞机，就叫双合盛号，就因为他开

了“双合盛面粉公司”。苏联红军进入东北，他任哈尔滨市市长，就是用“双合盛”库存的面粉保证了军需供给的。没有张廷阁，很难设想日寇投降后的哈尔滨会是怎样一种局面。

芝罘官家岛的张桐人，也是在哈尔滨经营磨坊的，他的面粉生意做得也很大，以致离开烟台时将众多的房产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。

## 试说胶东方言的灵性

王新奉

方言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，至今未竟。本人是“存方”的拥趸者，因为方言中有些话语较之其对应的官话(普通话)，在叙事、状物、抒情时，显得更加“准确、鲜明、生动”。就拿咱胶东方言来说吧，窃以为就有不少话语，较之其对应的官话就更加显得别有“灵性”。

以一个“痒”字为例。笔者查过《词海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》等，均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。如《词海》解释：“痒是一种皮肤的不适，引人欲挠的感觉。”；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：“痒是皮肤或粘膜受到轻微刺激时引起的想挠的感觉。”而《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》中根本就没有对“痒”的专门解释。只是在“痒”的解释中最后一条释为“痒”。窃以为以上解释均未能准确地挠到痒的“痒”处，倒是咱胶东方言，对痒的表达更为“准确、鲜明、生动”。

胶东方言把痒的感觉细分为“痒痒”、“刺闹”(刺痒)、“嬉痒”等。而“官话”的主要字词工具书，对“痒”字的解释，只不过是咱胶东方言所要表达的“痒痒”；而对“嬉痒”，在“官话”的主要字词工具书里均未见提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谈及被人胳肢时的感觉时，也是以一个“痒”字“了得”。君不见各种影视剧中，有人被胳肢、讨饶时，也总是嘻嘻哈哈地说：别！别！我怕痒。其实，此情此景真实、准确的表述，应该是咱胶东方言所说的“嬉痒”——一种被他人触摸到身体的某些部位时，产生的一种难以忍受、杂以欣喜的奇妙感觉。而对这种奇妙感觉，是没有“引人欲挠的欲望”，挠也无济于事。只有他人停止触摸，“嬉痒”的感觉才会立马消失。不言而喻“嬉痒”和痒并非完全是同一种感觉，以一个“痒”字以蔽之，显然是以偏概全。

那么对这种奇妙感觉，到底应称之为“嬉痒”？“戏痒”？“喜痒”？还是“嘻痒”？窃以为皆无不可。“嬉痒”和“戏痒”是表明此种感觉多是在“嬉戏”时发生；“喜痒”是指该感觉多掺杂了些喜悦的情绪，而且多是在喜悦的氛围中发生；至于“嘻痒”，理由似乎也很充足，因为当此种感觉发生时，多会伴随着嘻嘻哈哈。以上表述不仅准确，而且有声、有色，都和“鲜明、生动”更加沾边。自付：嬉痒一词不仅应该进入各种语言文字工具书的词条，而且还应该荣登各种书籍、报章杂志的大雅之堂。一己之言，姑妄说之，诚望方家指正。

# 沿河石屋，沧桑味浓

林红宾

后寨村位于栖霞市之西北隅，西接龙口，东毗蓬莱，其后面有一座小石山，曰三县顶，意为一脚踏三县之地。

明万历年间，有几户杨姓人家从登州府杨家营迁徙而来，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，几经繁衍，现有220户，600多号人丁，绝大多数村民姓杨。

这里民风醇厚，古道热肠，较之山外，迥然不同。尤其有些风俗，不受世俗影响，经久不衰，古色古香，人情味足，常被外人所称道，这对于当今时代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神益。

后寨村地处北崮与南崮西麓的山洼里，地理位置偏僻，交通甚为闭塞，历来被兵家所看重。据传说，当年唐太宗御驾东征来到这里，在附近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地名，尤其在北崮遗迹颇多，故有民谣：“北崮顶，十大景，龙墩棋盘插旗顶，石镬沟，七眼井，钦马湾，运粮道，东西校场梯子磴。”此举虽说不是正传，但却多见于野史，

《隋唐演义》尽述这段传奇。

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如此这般，务必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后寨人抬脚就上山，遍地是石头。先民看好了这处山川灵秀，建村造屋时，自然就取材，掌钎抡锤打炮眼、放石炮，持鳌舞锤凿石块、凿石条、劈石板……可谓在石头上做足了文章。

后寨村现有石屋79座240间，大多有七八十年之久，有的甚至多达百年。这些石屋全是由清一色的花岗岩砌成。整墙所用的块石经过精雕细琢，四角规齐，上平下平，逐层垒成，“腰线”则用石条紧锁，屋檐用页岩探出。有的块石以钢铁作垫，使其坚固耐久。小河以南，有14座石屋依山搭建，因场地狭窄，只好走北门，由“过道”入院进屋。小河以北有石屋65处，为了行走便捷，留有两个“串堂过道”，连串4座石屋，从前街直达后街。“过道”上面又建石屋，可住人、可堆物，惜地如金，设计奇巧。村中有碾屋，石碾从古至今，常碾不辍，磨着悠悠岁月。只是



石磨石臼弃而不用，却蕴藏着对往昔的记忆。纵观后寨石屋，沿河而建，或成簇，或成片，别有情趣，极富沧桑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许世友将军率领子弟兵在这里开创了艾崮山区革命根据地，兵工厂、被服厂、渤海银行就驻在后寨村，村民为了腾房子给子弟兵，甘愿到野外挖洞而住。日寇先后5次偷袭后寨村，将房屋烧成废墟，有5名村民被活活烧死。抚今追昔，钩沉稽往，峥嵘岁月，

# 登州五日的匆匆过客



崔强

夜里读《寒食帖》，竟有些浮想联翩。品其诗，苍劲浓郁，饱含着生活凄苦，心境悲凉的感伤，富有强烈的感染力；论其书，笔酣墨饱，神充气足，恣肆跌宕，飞扬飘洒，巧妙地将诗情、画意、书境三者融为一体，毕现苏轼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、“自出新意，不践古人”的精髓。

便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史、书法史、政治史上极有地位的人物，也与胶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中学语文课本中录有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一词，这是苏轼在今天的诸城任太守时

的词作。其时正因与王安石变法存在政见上的不同而遭到贬谪。苏轼任密州军州事两年多的时间，政绩卓著，并与密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对此，他在《超然台记》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：“余既乐其风俗之淳，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。”在调离密州前所作的《别东武流杯》一诗中，诗人也表达了对密州风物的深切眷恋之情：“莫笑官居如传舍，故应人世等浮云。百年父老知谁在，惟有双松使使君。”不仅于此，他在密州还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瑰丽的诗篇，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同时期其胞弟子由也正在济南为官。

苏东坡任登州太守是在1085年10月。距他于宋神宗熙宁七年来密州(公元1074年)已经有十年之遥。此时他已经过乌台诗案及六年的黄州之贬连番打击，刚刚复出，已无意再入仕途，“十年归梦寄西风，此去真为田舍翁”，准备在江南宜兴安度晚年了。然王安石变法失

败，以司马光为首的后来被称为元祐党人的保守派重掌大权，朝廷任命苏东坡为登州太守。据林语堂先生《苏东坡传》所记，他是在现在的青岛附近乘船，环山东半岛航行到达登州的。

在苏东坡来登州之前，当地百姓虽临海而居，晒盐极便，但朝廷有令不得自食其盐，一律皆食官盐。这种守着自己的盐而不能食，反而还要掏钱买盐吃的制度造成人民很大负担。苏东坡经过考查后，认为民食官盐“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”。即为民请命，上书皇上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。虽苏东坡仅在登州任职短短五日，却成就了一件利民千年的大好事。自此，登州、莱州百姓不食官盐的制度延至清末，大大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。诗人刘征在《访苏祠》一诗中云：“论盐五日苏民困，岂止狂歌海市空。眉宇高寒遗像在，登山第一礼髯公。”人们建祠纪念苏东坡，实在是情理之中。

历历在目。

当年从后寨村奉命迁走的兵工厂，早已发展壮大，现已更名为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厂址在淄博。该公司不忘当年军民鱼水情深，于2011年11月，特地派人来后寨村慰问，并在兵工厂原址竖起军旗状的石碑，上刻碑文，记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。

这些传奇被村民当作口头文学代代传承，以致妇孺皆知，耳熟能详。



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，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，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，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稿件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邮箱: 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 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 264003

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！”我们应当庆幸东坡先生与我们曾有过短短的交集。那五日的匆匆过客实在有着太多太多悠长的回味……